

# 陕西凤翔泥塑的文化内涵及美学特征

□袁恩培, 白瑞荣, 王静超

**摘 要:** 本文从陕西凤翔泥塑的装饰、色彩应用、造型形式上入手, 去诠释那些质朴的民间艺术精神。凤翔泥塑向我们展示了人们对自由精神和自然生命的热爱, 是研究我国西部民俗文化的形象而又生动的宝贵资料。

**关键词:** 凤翔泥塑; 色彩; 装饰; 文化内涵; 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 J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0X(2012)05-0106-07

**作者简介:** 袁恩培,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白瑞荣,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静超, 重庆大学泓深学院 2010 级理工综合 2 班。重庆 401331

据载, 明朝初年, 为了加强西北地区的防御力量, 朱元璋将御林军第六营调遣到了凤翔, 后军士转为地方居民, 其中部分人员重操入伍前的陶瓷制作手艺, 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板板土和泥捏塑泥人, 制模、做偶、彩绘, 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人购泥塑置于家中, 用以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的脱胎彩绘泥偶由此出名, 并代代相传, 成为我国民间美术中独具特色的精品,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陕西凤翔县城向东约四公里是纸坊镇六营村, 这里就是名扬中外的彩绘泥塑专业村, 几乎家家都做泥塑。

2006 年 5 月 20 日, 凤翔泥塑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凤翔泥塑在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中, 稳固地保留着自己的形态并得以凝聚发展成民族特征浓郁、蕴涵民族观念和情感的艺术形式。凤翔泥塑中的文化内涵和美学特征潜藏着、维系着中华民族文化之魂魄, 在长达数千年的传承中, 显露出个性鲜明的审美

特征。

## 一、凤翔泥塑艺术特色

### 1. 凤翔泥塑艺术的色彩

色彩在不同的文化中, 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黄色最尊, 用于皇宫及孔庙; 绿色次之, 用于王府及寺观; 蓝色像天, 用于天坛。其他红、紫、黑等杂色, 用于离宫别馆。”<sup>[1]</sup>此外, 不同地域也具有不同的色彩审美特征, 凤翔泥塑的色彩就是一例。简单地说, 凤翔泥塑的色彩分为两种类型即“彩色”和“无彩色”。据民间艺人描述凤翔传统的彩绘泥塑所使用的染料有四种颜色, 包括红色、绿色、桃红色(民间艺人称为色红)和黄色。这些粉质的植物性染料色泽艳丽, 色彩分明。这些染料可以直接购买, 买回来后取一定的量放到碗里, 加入水和骨胶, 水的用量要根据使用颜色的饱和度, 然后放到炉子上加热, 边加热边搅拌, 在水沸腾以前停止加热, 水

收稿日期: 2012-08-05

基金项目: 2011 年重庆大学文科立项资助重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NO. CDJSK11005 资助”《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与神话传说研究》和 2009 年度重庆大学大类系列课程建设项目“艺术史系列课程”(2009008A)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开了以后颜色会沉淀到碗底，颜色会变黑，影响明度。彩色的泥塑上色的次序为大红、桃红，再上黄。色彩全部使用五行色：白、青、黑、红、黄，以象征金、木、水、火、土。他们认为绿色象征万年长寿；红色暗示红红火火；黑色则庄重典雅。通过对色彩秩序化的处理，将复杂的色彩根据其造型的特点进行设计，利用对比色、渐色、补色等手法力求达到画面层次丰富。此外，以秩序化的处理去把握视觉效果，在形式上简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丰富性和愉悦性，提升了形象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无彩色”的泥塑在处理黑白关系时他们能恰到好处地应用线条的长短、面积的大小来控制画面的节奏和韵律。由于黑、白色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们在色彩关系中的特殊作用，它们的对比具有强烈的效果，微妙而耐人寻味。凤翔泥塑用简单的黑白两色将“大俗就是大雅”这种意境表现得恰到好处。许多泥塑作品用黑色的线条就勾勒出生动丰富的生命形象。



## 2. 凤翔泥塑艺术的纹饰和造型

《凤翔县志》记载：县境内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汉、唐时期的古墓随葬器物中，有各种形态的动物、人物陶俑，如虎、牛、鸽、猪、狗、羊、独角兽、骆驼等，其型制相似今日之泥塑。对凤翔出土的春秋战国墓中的彩绘陶俑研究发现，陪葬彩绘陶俑的制作工艺和今日的彩绘泥塑制作方法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内为空心，分两片粘合成型。不同的是，陶俑成坯后入窑烧制，出窑后再上彩；而彩绘泥塑作品不经过烧制，泥坯晾干后直接粉白上彩。专家考察后认为一些在西周青铜器上出现的纹饰，至今仍然被凤翔泥塑所采用。凤翔泥塑集中表现了周秦汉唐以来开脱张扬、热情奔放的艺术风格，它吸收了当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泥塑纹饰上独树一帜。在凤翔泥塑的纹饰上有先秦类似饕餮纹饰与图腾文化的神秘和古朴，也有汉唐的丰满圆滑与强悍威猛。它憨态可掬，鲜活生动，质朴豪放，粗中有细。



虎  
(宝鸡出土)



牛  
(宝鸡出土)



虎形尊 青铜器  
(宝鸡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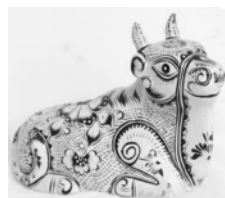
大斗牛 青铜器  
(宝鸡出土)



牛 铁器  
(宝鸡出土)



陶器 陪葬品  
(宝鸡出土)



卧牛 (作者胡新民)



牛 (作者胡新民)



羊尊  
(宝鸡出土)



羊灯  
(宝鸡出土)

通过出土文物与当前凤翔泥塑艺人创造出的作品进行对比，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凤翔泥塑的造型以及纹饰的来源。

凤翔民间艺人始终追求质朴、浑厚的装饰风格，在装饰纹样上选择代表性的物象造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通过概括、归纳、夸张、变形、分解、构成，从而成为凤翔泥塑装饰的主要特征。同时，他们还注重在众多别样的形象中，以自身独特的审美感觉提

取出典型的要素，善于发现和利用自然环境中普遍和规律性的物象。例如：胡深、胡新民、胡永新、韩锁存同为凤翔泥塑艺术的传承人，但在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各有特点。胡氏传承人的坐虎在老虎的耳朵和脊梁上均有莲花和童子的造型，而韩氏的装饰相对较少。



坐虎（作者胡深）

坐虎（作者韩锁存）



坐虎（作者胡深）



坐虎（作者胡新民）



挂虎（作者胡永新）



挂虎（作者胡深）

泥塑造型经过他们艺术化的处理和分解后，其造型风格富有张力，更稚拙、更明朗，也清新。它表现吉祥思想内容的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象征和寓意的形式，映射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心态，创造了巧妙意趣的艺术形象。

依据凤翔泥塑图案含义的异同，凤翔泥塑纹饰可概括为两种类型：其一，自然物象

类；其二，几何装饰类。自然物象类纹饰有花卉、贯钱、植物、石榴、艾草、海棠、水波纹、蝴蝶、牡丹等。几何装饰类：点、线、面、直线、曲线、漩涡纹、漩涡纹、曲纹等。使得泥塑纹饰线条洗练、自然流畅、富于变化，造型简洁、夸张，显示出一种凝练的秩序美。比如：在“泥老虎”的造型上装饰的内容有花卉、贯钱、植物以及点、线、面等，使得老虎的形象既威严又不失灵气。凤翔泥塑的装饰手法古拙，其灵动、凝重、轻柔、典雅、庄重、单纯、精细的艺术形式被充分地表现在不同泥塑的载体上，没有太多的粉饰。

凤翔彩绘泥塑有三大类型，一是泥玩具，以动物造型为主，多塑十二生肖形象。十二生肖泥塑极具特色，如马年发行的生肖邮票是以凤翔泥塑马为图创作的。作为秦汉文化重地的民间艺术品，马的前图案为秦汉时期的双翟纹，表示青梅竹马；五个墨点表示五子夺魁；马鞍上的图案为青铜器上常有的角形阴阳纹，表示生息养生；马尾上的十二道纹络，代表天干地支，表示生死轮回永不停息；马后还有七点，代表北斗七星，表示老马识途、吉星高照。二是挂片，有脸谱、虎头、牛头、狮子头、麒麟送子、八仙过海等。其中挂虎属挂片类，虎头暴额突睛，双眉为两条相对的鱼，鼻子为人祖，有趣的是鼻子中插着三根火红的辣椒，据泥塑艺人解说，民间话说妇女的泼辣，借之渲染虎的厉害。虎头的“王”字为牡丹所替代，象征富贵。虎面的其他纹饰多为五谷、花草、蔬果的结合，反映了自然界生生不息、开花结果的永恒规律。三是立人，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凤翔泥塑所呈现的装饰图案、色彩等内容，以及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表现的外在形态，丰富了审美的情趣，符合民众的审美定向期待。

凤翔泥塑在造型上具有先秦类似饕餮纹饰与图腾文化的神秘和古朴，也有汉唐的丰满圆滑与强悍威猛。它憨态可掬，鲜活生动，质朴豪放，粗中有细。凤翔泥塑以其稚拙古朴、粗犷夸张、简练概括、形态逼真、威武可爱的造型，艳丽大方、对比强烈的色彩，奔放流畅、酣畅淋漓的线条，内涵丰富、浪漫神奇的纹饰而称道。有古色古香之风，大俗大雅之韵，饱满热烈之美。它运用想象的

夸张，粗塑细描与浓墨重彩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命内涵与纯朴。它集奇异、热烈、大气、憨实为一身，溶祈愿与现实、历史与现代、民俗与时尚、传统与文化于一炉，是我国乃至世界民间艺术园地中的奇葩。

## 二、凤翔泥塑艺术的文化内涵

凤翔泥塑无疑属于民间工艺美术众多明珠中璀璨的一颗。凤翔泥塑真实地记录了华夏民族审美意识的发展变化，即民间习俗的衍变过程。它的独特形态的形成，它所使用的独特的艺术语言，都与我国古代的众多学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流传至今天的凤翔泥塑，与产生地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历史演变、文化积淀等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因此，要想深入地了解凤翔泥塑，就必须比较全面地了解凤翔，了解它的地形地貌、历史沿革、文化积淀以及独特的民间习俗。

凤翔古称“雍”，为华夏“九州”之一的雍州中心地带。先秦 19 公在此建都 294 年。“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以此为基地“拓地千里，独霸西戎”，创建了“天子致伯，诸侯称贺”的霸业。公元前 238 年，秦始皇在雍城宗庙行加冠礼，开始亲政。“安史之乱”中，唐肃宗驻蹕于此，指挥平叛，时号“西京”。至德二年（757），取“凤鸣于岐，翔于雍”之意，改称凤翔。宝应元年（762）改称天兴县。唐末李茂贞割据凤翔，劫持昭宗，“挟天子以令诸侯”。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至今称凤翔。

凤翔泥塑是以立体的造型来表现民间艺人们的情感，泥塑艺术把它们内在的精神需求以物态化。他们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并与当地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对于民间艺术来说，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是民间艺术产生、发展和生存的背景，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环境基础，一定的方式和文化方式决定并影响了民间艺术的创造动机、样式和存在形态。”<sup>[2]</sup> 凤翔泥塑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是在泥土中产生的，既深深扎根在民间。

“民间美术的主流始终结合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中起直接作用。它的价值不是单纯用眼前的经济效益可以衡

量的……应该使已经前进的生活由于民间美术的渗入而更充实、更美好。不是为了点缀，而是一种提高。”<sup>[3]</sup> (179~80) 中国人历来重视心性、重视心境。在这种文化精神的统摄下，陕西凤翔泥塑艺术造型的认知态度和创造行为无不显现出重视自我、强调心源的倾向。凤翔泥塑作品不论在造型或形式上都是为大众所熟悉的，体现的也都是下层劳动人民追求圆满和合、祈祥求福的情感。在创作和情感的表达上，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是泥塑艺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其艺术创作是为了满足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娱乐性的劳作。也正是这种心与物自然和谐的交融造就了民间艺术质朴、率真的艺术特点。此外，“装饰作为文化，一是因为装饰作为人类行为方式和造物方式所具备的文化性和文化意义，二是装饰作为装饰品而存在所具备的文化意义。装饰品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文化品类，它的存在价值在于文化价质或文化意义，即装饰品类本身首先是文化的产物，其次本身是文化的物化形态，这种物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与整个人类文化系统相关联。”<sup>[4]</sup> (14~6)

凤翔泥塑艺术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他们在深刻理解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再创造。例如他们在进入创作之前，结合了民间已经约定俗成的观念之一，即“寓意性特征”。因此不同的事物在凤翔泥塑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意味。石榴，意多福多子；艾草，意去毒辟邪；海棠，意富贵；贯钱，意万贯利钱。这些符号承载了特定的寓意或内涵，创作者与审美者之间已达成了审美上的共识。同时，民间艺人又将自己主体的认识融入其中，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泥塑艺术。张道一先生曾将这种以物寄情的内容和手法总结为几点。其寓意内容概括为十个字“福、禄、寿、喜、财；吉、和、安、养、全”；寓意手法为“表号、谐音、象征”<sup>[5]</sup> (P605)，其实就是民众所向往与追求的生活境界，把这些美好的愿望用他们最熟悉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这些都是内容十分抽象的概念，如何把这一抽象的概念予以恰当地表现？凤翔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将这些愿望对应至一定的具象实物中去，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独具特色的泥塑品。寓意手法是民间艺术的精华。它以深邃而丰富的寓意思想，融物、意、情、趣于

一体。凤翔人用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创造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体现着自己的艺术观念。

凤翔泥塑在生活 and 实践中融入艺术的再造想象，创造出了精美的泥塑艺术品，将吉祥美好的寓意巧妙附着在艺术品身上，作为一种固定的象征，既满足人们对这些寓意的寄托，又得到了民众的集体认同。由于这些寓意特征在其进入泥塑艺术作品之前，就已成为了社会性的造型符号，凤翔泥塑艺人在运用这些符号并赋予新的精神内涵对物象进行艺术创作时，又将自己主体的认识与现实的感受融入其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性与个性的相融合”。造型的别致性和寓意的朴素性在精神层面反映了人生命活动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凤翔泥塑艺术正是民众为了满足自身社会生活需求而创造的民间美术载体之一。它反映着当地地域历史文化的面貌，也蕴涵着中国传统的文化宇宙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体系以及以人生和人为行为观照的文化特征。

### 三、凤翔泥塑艺术的美学特征

#### 1. 自然之美

凤翔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泥塑的杰出代表之一。凤翔泥塑有其自身的特殊语言，简言之，即用占有一定空间的物质实体的变化，塑造可以观看、触摸的形体，形成艺术形象，借以再现生活和表现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凤翔泥塑作为陕西民间原生态的艺术，形象具体生动，内涵丰富深邃，手法粗犷简练，他们在塑造对象时不违反自然，遵照自然规律来行事。正是他们遵循自然的原则，使得艺术作品看上去土味十足，而土气正是民间美术艺术个性、独特魅力所在，充分表现出自然和谐的美学特征。

在凤翔人眼中土地是黄的、太阳是红的、天空是蓝的、田地是绿的，这些客观的认识来源于自然。尽管在实际着色的过程中与自然界的颜色有些许的不同，他们也没有系统学习色彩知识，可能不知道补色、渐变色、对比色等色彩常识，但泥塑艺人的直觉和经验促使他们恰到好处地应用了相关色彩知识。在他们潜意识里流露出的就是自然质朴的色

彩观念。因此，崇尚自然之美成为凤翔泥塑的美学特征之一。

#### 2. 质朴之美

凤翔泥塑的形象塑造极富趣味性的审美特点，它们质朴率真、粗犷洒脱的气度呈现出质朴的审美价值取向。凤翔泥塑的造型独特，体现出艺人独具匠心的创造性。他们把老虎塑造成憨态可掬或者威风凛凛，有的具有王者风范，有的像顽皮的孩子。因此质朴之美是凤翔泥塑艺术的形式体现。凤翔泥塑艺术的创作根本是源自民众的自我意识和愿望，由自身基于生活的直接需要和生命力的表现欲望，围绕着人们的生活范围内的族群关系，自觉地展开。

此外，泥塑的创作过程是作者心灵的宣泄，在塑造和装饰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心灵上的极大满足，直率、质朴的创作欲望随着情感自然呈现和升华。技艺上也并没有规范的程式和难以塑造的技巧，更显出质朴醇厚的美。

#### 3. 审美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民间审美意识更多地保持了中国传统审美意识的原初意义。它更实在、更功利、也更执著人生的生命价值。”<sup>[6]</sup>凤翔泥塑被大家欣赏，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2002年、2003年，陕西一级工艺美术大师胡新民和老艺人胡深合作的泥塑马、泥塑羊连续两年被国家邮政总局邮票设计司确定为生肖邮票主图案；2007年胡新民设计制作的“福寿猪”，再次打动了国家邮政总局的专家，不仅被选为了2007年中国邮政有奖邮资明信片的主图，还再次荣登2007年中国生肖邮票。作为中国民俗文化四大泥塑之一的凤翔泥塑，其代表作“平安马”、“富贵羊”、“福寿猪”被选为中国生肖邮票图案，足以证明其文化魅力。造型优美、色彩亮丽，仅仅是凤翔泥塑一部分，更多的是它所蕴含的功利因素，它的色彩、造型、寓意，符合人们对平安吉祥的渴望。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同时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sup>[7]</sup>凤翔泥塑艺术独特的审美特征是

中国民间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的审美具有本原的凝聚力、勃发的原动力和连续性特征，他们充盈了“返归自然，物我为一”的老庄哲学精神，这种精神以其自然虚静为怀，跃入一种和谐自然、气韵生动之美的境界，实质上这正是民族传统之艺术精神，中国艺术所特有的美学内涵。

民间艺术的传达语言是相当完整的象征符号体系，凤翔泥塑是最普及、最具生命力的，凤翔泥塑介于这个符号体系，形象地表达了它的艺术内容和美学本质，成为民间物质文化不可或缺的艺术内涵形式。凤翔泥塑与民间信仰在此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的思想观念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泥塑创作和审美之中，使其充满浓厚的精神内涵。透过朴实的泥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崇尚自然、崇尚生命的精神产品。“质朴、率真、稚拙”，这样的艺术作品在当代“理性冲突”与“感性冲突”交替的时代将带给人一片精神的净土。返璞归真、回归自我应该是凤翔泥塑艺术最真实的审美精神。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6年5月20日，凤翔泥塑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陕西省凤翔县的胡深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有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进入博物馆保护，胡新明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他首先不同意有些人对于民间艺术的保护理念——一成不变的沿用过去的传统手法，传统

作坊，这就是保护。胡新明觉得要保护民间艺术就要为民间艺术找市场，有了市场才能进行有效保护，有了市场才有人将民间艺术传承下去。而民间艺术的市场怎么找？应该是将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时代结合起来，设计出当代的民间艺术品，让民间艺术品烙上时代的印痕，才能延续其生命力。创新，才是民间艺术的真正出路，也是民间艺术的传承之路。凤翔泥塑上了马年邮票、羊年邮票，这恰恰都是创新的结果。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胡新明坚持着自己的选择，并用一次次的成绩证明着自己的选择。胡新明投资130万元，引资100万元，在六营村兴建了占地15亩的西府民俗艺术博览园。胡新明说，他修建民俗艺术博览园的目的旨在挖掘、抢救、保护、开发、传承凤翔乃至陕西省濒临断代失传的具有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品，组织年轻一代学习传统技艺，培养新一代民间艺人，推进民间艺术市场化、产业化，使之成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一大途径。的确，凤翔泥塑的创作仍需从民间艺术当中吸取营养，融合时代精神并不断超越自我，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又不失传统意蕴的艺术作品，只有这样凤翔泥塑艺术才会薪火相传，创造更多优秀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艺术品。

从艺术发生学角度说，民间艺术是一种母体艺术，本原艺术。凤翔泥塑独特的造型不仅仅显现着技法，更传递着一种精神。艺术是人类传达精神的载体之一，民间泥塑艺术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思想，映射着民族精神的光芒。

(责任编辑 苏青)

#### 参考文献:

- [1] 梁思成. 中国建筑史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
- [2] 唐家路. 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3] 张道一, 廉晓春. 美在民间 [M].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87.
- [4] 李砚祖. 装饰之道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5] 张道一. 张道一文集(下卷)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 [6] 吕品田. 中国民间美术观念 [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 [7] 张岱年, 邓九平. 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C]. 张岱年哲学文选 [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